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吳嘉胤繩如叅閱

海忠介公文集

疏

海 瑞

治安疏

治安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

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訓，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覆眩贅，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

諱過不爲悅。不過計披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致安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憲宗

之志平備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
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
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
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
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
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
帝能克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
之財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
貫朽粟陳。民盡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

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興
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
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
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

綱目在後引官闕也

所難上然原編修楊忠愍之取

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
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
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
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 陛下改元之號。

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未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豈以聖人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

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

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

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家、每

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有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

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
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禮佛而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
古聖賢之生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
於人所爲性命者此盡矣夫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
之盛也未幾久而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
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
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
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

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采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導之長生、

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
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
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
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
必爲道也。卽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
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爲逆者
也。歷任有聲官九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
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

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矣。無是理也。陛

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官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殿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
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
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
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
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
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
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緝黃遊食。使歸
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
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浸漁。將

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
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請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
百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
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
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
逸於任用。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
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

淡熏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

死竭惓惓爲 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焉決焉。伏惟陛下畱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開吳淞江疏

開吳淞江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

通道填淤，雖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塞，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二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

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
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
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與工挑濟。委松江
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
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
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
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
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糶。無從取米。伏望 皇上軫念
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

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開白茆河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大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

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克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尚苦無處。趨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

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
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
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
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
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
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
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
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
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

當興勅下該部地方幸甚

議

興國縣八議

興國縣議

一屯田永樂二年發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子粒之利事猶可言弘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居民田報作己力開墾遂增餘田名目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

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屯軍。原不住屯。佃戶何利。何取工食。獨爲之開墾。致有餘田。若是耶。軍田大率間雜民田中。四旁非盡山地。何自開墾。軍之餘田。乃民之虛糧。冊籍已成。徵收日久。小民賠糧。無能辯訴。猶曰。往事可諉也。目今軍人生奸得慣。沿襲而來。凡屯田。係是水衝沙漲。水澗拋荒。往往指鄰近田爲已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事則子粒倍收。萬一花費拖負。運兌損數。軍糧重事。料上司必爲追理。又捏

訟佃戶拖欠已糧。一年不完。佃戶拖害一年不已。是屯田之爲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竊以爲請前日之餘田。補民田之虛賤。此其善之善者。地次之。若於事體無妨。革去軍人名目。止此佃田之人。輸納子粒。而其輸納也。或併作於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第不知於事體何如也。

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荆湖惜其地。爲

江右惜其民。欲一調停行之也。興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勿計。其間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興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親視。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卽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

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
可。謂。之。所。盡。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
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於舍
近。不憚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張主有人。凡願籍南
贛者。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
無主山地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矣。民
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
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挾制諸巢之寇。吉安等府
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爲逃流爲盜賊之憂。一舉而

今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一隘所。奉文查議各地方隘官。應否禁革。興國縣先
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
專一嚇騙商民。巡檢官。每年下鄉巡查。又往往需索
過堡常例。雖卑職自到任以來。痛加禁革。然而深山
窮谷。假稱盤訐。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尚未知其無之
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村可守。其
村又非高峻阨塞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等慮
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

卽比客戶。隨田耕作。星散寥寥數人爲居之地爲之也。此等客戶。居稅戶之庄所。資稅戶之牛穀。大槩無妻子。無家當。一有警聞。孑孑一身。挈而去爾。有萬分之害。無一分之利。盡舉革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甲。鄉兵之名也。因有此名。遂有此害。禦寇詰姦。鄉兵之實也。今日不能愛禮以存羊。他日必不能因名而責實。查得寇自零都來者。牛柅小護二嶺。勢得百二。近嶺無人居。當僉近二十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趨守。其餘皆無險峻。間有險峻。而旁多岐路。守此出

彼守之無益。再查得寇自寧都來者。入興國十餘里。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興國二十餘里。村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十里。原不附隘所人。村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藍田東里多村。惠化東中下都溫陂村藍田西下都長逕口村長信里胡家劉相近二村。憚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百家。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二嶺共十一。先年十八隘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隘除革。卽險爲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卽村爲隘。人

人各顧身家。可無逃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爲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盤詰騙財。過堡常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革之而已。鼓舞之。嚴禁之。而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堡非大警報。監所不許。盤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召喚監長。方無事。設此名。而若無。則地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責實。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革。因噎廢食。無其名。孰任其事。守望相助之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此實心任事之言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擄掠之害。視賊有甚焉。

卑職未敢以爲然也。

一均賦役。古先聖王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而其取諸民也。又定爲九賦之法，蓋別內外遠近，多寡輕重，使適相均稱也。查得本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歲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九年歲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派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一年派九千七百二十六兩。四十二年派九千二百零七兩。卽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嘉靖九年布政司頒額刻

石民糧每石折銀五錢八分。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厘。四十一年銀七錢六分六厘。四十二年七錢二分三厘。卽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雖減去瑞金湖陂巡檢司弓兵四十名。零都胖襖銀七十一兩。翎毛銀一兩二錢。舉人水手銀四兩六錢。黃蠟銀五兩一錢。府柴薪增六名。府皂隸增二名。增府馬丁銀四十兩。增府各斗級一名銀十八兩。水西驛鋪陳一名原六兩。今十八兩。廩給庫子原六名。每名銀二十兩。今增共八名。每名四十兩。先驛館

夫五名。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五兩。遞運所防夫五名。先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二兩。又新增鋪陳庫子銀十八兩。小溪驛水夫二十名。九牛驛十五名。橫浦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遞運所九十八名。攸鎮十一名。今名數如故。銀數日增。卑職自到任至今。縣民每告稱近日賦役日增。民多逃竄。零都里分。雖少田。廣糧輕。里甲富實。戶戶齊足。本縣猶以人各私已。將疑信查戶口。則各雖五十七里。實則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猶四十四里。今止三十四里。卑職到

任後。極力招徠。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間半里一分二三分里分尚多。通十排年計之。該五百七十人。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甲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一二人者。以故去縣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餘家。問其人又多壯無妻。老無子。今日之成丁。他日之絕戶也。人丁彫落。村里荒涼。嶺內縣分似此。蓋絕少也。夫民庶無減於先年。而糧役增焉。猶不可也。乃今民數減前。秋糧徭役則增倍於昔。以糧計。無一畝田。輸七

八十畝糧有之。以丁計。一丁供三四丁之差有之。滿
望造冊年除豁。縣中又以失額不理所訴。其徧有輕
重猶甚。奈之何。民不窮而盜盜而逃也哉。乃知前日
之言皆不得其平而鳴。疾痛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
真情率心。間有過當之言。而非全私已也。竊謂君子
大心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分爲彼此。
况在一省一府。自篤近舉遠之道論之。情尤切也。今
後當糧役之先。伏望批行司府。查議清查。各縣之丁
糧虛實。各縣之人戶富貧。將各縣實徵丁糧。并原賦

役委官磨算。要見某縣止當儘某縣差糧。某縣差糧富取某縣津貼若干。又某縣當津貼某縣若干。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天下之情無不平矣。

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平盡。以一條鞭法行之。銀止總數。役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數。較之他省。有一倍再倍三倍十餘倍輸富者。相遠便民良法也。獨紅站馬。又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爲利。而來積年趨利人也。少有可投之隙。必生倍取之奸。先

年往往以過往繁多。府道院取用。借口倍取。小民不識官府。前後事用百端。苦之。今任之募人。前任之募人也。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役亦用一條鞭法。南贛獨不然。必曰路衝軍門。住劄多兵事也。南昌亦有軍門。巡按三司住劄在焉。用度料不減於南贛。南昌正數可足。南贛正數萬無不足之事也。在南昌足。在贛州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之人加意裁節。萬一事出不可已。勢在不可裁。可增加役銀。不可編設正戶。蓋增銀小民輸。官有定額標之。正戶

募人得有倚望而垂涎焉。任意貪取爲害深也。馬船因有正戶正銀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請費。今紅船馬船編矣。正戶有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自徵取。量加南京路費。僉人齋解。是亦一條鞭法也。一條鞭則便民。編正戶勢必爲害。似當速改。

一招撫逃民。居官幸值全美縣分。安之不使逃流。不幸適當疲困。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之使得安集。縣官第一事也。卽興國一縣論。逃絕戶極多。問其故。則虛糧不能賤。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拖

欠之糧數未除。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還之。尤不可也。是以招徠爲難。次則富豪之債軸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或被入誣扯。或自己細小錯悞。案牘存焉。分數多少不同。要皆小民致逃故也。卑職到任而來。查得五十七里半里。并不可爲里甚多。間行鄉落。人烟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擊。爲心惻久矣。查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債軸磨害。本縣得與豁之。其不得自行者。糧役之拖欠。及詞訟之未完也。夫虛糧拖負。或非上司得專。若夫未完徭銀。無

人可取。無次丁可賠。其中經收人告是豫代。原有指賠秤頭。今日不得准理。先年案牘。府爲多。守巡道次之。其壯者逃。老者死。存被告。無原告。存原被。無干証。完之不能。存之徒開吏胥騙局。瑞嘗謂假稱逃絕。與除豁。則滋刁猾之效尤。果逃絕不與除豁。則又不能開招徠之新路。當細爲酌實。速爲蠲除。蠲除酌實。本縣得請事。非本縣得專也。又今奉文量田。約在五月內可完事。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業之民可卽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

少。則聽之。亦復逃流撫窮困急務也。

一哨官。查得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冬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年冬季復取如故。奉文皆云僉取家道殷實。有武藝之人。一人之身。二端不可兼得。各縣止是以殷實之家奉行爾。每一僉點。泣告攀扯。累月日不能定。若置之克軍徒罪。然問之。則曰一季不止七八十兩費用。富者變產破家。問所費。則曰處處常例也。本院到任以來。減去不止一半矣。而未嘗無也。夫機兵百名。原有百長。三四十名。

原有總甲。每一隊原有隊長。至團營又有把總諸員統之。何事哨官。膏梁子弟。無武藝。堪倡導。一季而更與機兵。心非親愛。非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於操戰無分毫之益。各機兵酒食之需。各統兵諸員拜見之禮。各衙門人役常例之需。開一騙局不小也。似當裁革。

一革冗員。有是事。然後是官設焉。先年增設。夫豈無謂也哉。然前後之時事不同。則前後之官員。亦當酌處。與國縣先雖五十七里。近則戶籍空懸。民多逃愆。

半里一二三分里分爲多。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又捕盜主簿一員典史一員無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陳某考察日。卑職曾以捕盜事歸典史裁革主簿申詳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給事奏請裁革四十二年禮科鄧給事奏裁革。款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檢者。皆可裁革。查得興國無大清軍事務主簿一人清軍管糧兼之事未繁瑣。又儒學生員止七十餘人。教諭一員訓導一員似亦冗矣。其一員當裁革。

自贛吉二府論東界寧都東南界雩都西南界贛縣西北太和西萬安北廬陵東北永豐與國恰居其中萬一諸巢寇發奸細生焉各縣盤訐之矣一巡司弓兵三十名巡檢官小權輕所濟何事况巡檢百餘年以來住縣城不至寨所徒有巡檢之名若不生事無一分之事弓兵虛受工食若不生事了無一分詰盜之勞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若一官不安其分則又有一官需索之擾一官之費分也理也於民不無所妨一官需索之擾時變然也通弊也於民則爲大

害。昔人謂寬一分，民受賜一分。竊謂捕盜責之典史，主簿一員當革，清軍併之管糧主簿，縣丞一員當革，儒學當革，訓導一員，衣錦巡檢一員，迴龍巡檢司巡檢一員，非要害均當裁革。伏乞裁度。

書

復熊鏡湖軍門

兵事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爲念，仰知海濱有賴，十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實功實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死，第二是

怕士卒敗、憧憧二念、而其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餒矣。能有濟乎。廣中用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句。譚二華前後迄無能、執孫子斬官嬪法、尉繚子半殺士卒行之。正以見戲將官、驕子士卒、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變、成敗觀人、百謗隨之。是亦畏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乎。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勝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夫古人豈欲其死與敗哉。道如是也。

機如是也。萬惟留意。今日之事，惟此爲急。若其設伏用間，伐謀擊虛，目下無所宜造，兵所宜募，地利寇情，事之不可遙度者。此則先立乎其大之後，一經綸之而已。無難事也。朝廷公念桑梓私懷，瑞不勝惓惓。

啓戶部郭一泉尚書

糧解

糧解因有解戶，苦被各衙門人指索。蔡知府改差官解北解亦然。百姓如出水火。各府縣有申請者。生已令通如蔡知府議行矣。近有官解貴部，苦以銀不足稱。此誤聽各衙門胥吏之言耳。我輩奉命而官將干

衙門左右之人利。將于閭閻百姓利。公今日破舊擔當利民題目。人心同然。日後得援今日之例。江南受有無盡之福矣。區區咨懇。于此之故。利民利左右。惟公別之。

復歐陽栢菴掌科

治效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吾三十年遲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

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也，以爲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以處之，非坐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庸工，塲圃夫，脚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吏書仕宦，盛氣于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

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于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

有待不可速做。藉口荅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
○語○終○痛○快○非○儒○者○之○○
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
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
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
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
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
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
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
生爲富積計。則謬矣。天下之人死矣。而後可以

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于聖人。莫鈍于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復總督凌洋山

瓊寇

羅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恨學疎才窘，有司賀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歉。爲歉，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慚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

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易于瓊州事者乎。部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涂兵備名。隸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卽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固本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
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
千百之一言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
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冒矢石公騎射
絕人直前倡士先浙後閩倭熾熾天身自當之經難
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
而平無難事矣但君子論事在探其本君子行事在
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衣今日之寇百邪
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

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死亡。烏頭附子。全治標矣。氣甦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酷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貪吏法。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曰急以治標。明年亦曰急以治標。日

日發散其於真元之氣何如哉。范雲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爲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寇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

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于中。來來
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
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宴遊擊
來援亦旣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駭數雖多各駭人
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
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
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深入安劫風聲氣習召
之而來也瓊民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
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憶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

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
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
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
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之下。有行之者。况廣
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
畱念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總督府洋山凌公平羅旁序

平羅旁

國家統一六合。雖自外聲教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

生全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宜、以控諸寇、列聖相仍、用此道也、卽如羅旁一隅之患耳、跳梁門庭、昔者亦不一剗之、復有今議、開府計二百年、地方廩廩、不殊初日、毋乃覆育之道、講之有未至、重臣奉行故事、多闕略歟、夫兵武國大事、有七德焉、急在戢兵安民、保大定功、不計區區獻捷事也、太倉凌洋山公、得命開府、代石汀公之後、奮然曰、羅旁之請、今日亦後時矣、門庭示弱、而我又從而緩之也、可乎、遂申前議、日咨訪、夕籌畫、諸凡調集兵餉、練選才武、相機肅令、暨分

哨道定所往、雖行軍故事則然、昔之人有行之、而公益加詳慎矣、詩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其有之、曩公兵備密雲、予於灣辱傾蓋、一時倚馬談九邊事、而

此定論也。

公。疊。疊。懸。河。曲。折。顯。微。罔。不。條。貫。天。下。事。北。難。南。易。公。不。難。其。事。於。邊。雲。朔。雪。之。際。矣。今。日。之。役。十。萬。衆。若。運。之。掌。斧。鉞。所。加。勢。如。破。竹。夫。豈。偶。然。之。故。哉。公初意、別有所爲、而不在是也、奏捷之令、將行、而縣所之請、遽上、公之爲心、爲計、具於是矣、方且自計便宜、有命、徹土度方、阨險隘、安置降人、歷歷善後、皆有成

畫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王陽明既克八寨，欲改賓之南丹衛鎮其中，事竣而請，當事者認爲緩情，因成寢閣。今日有此舉，有此後悔耶？陽明平八寨，而八寨存，公平羅旁，而縣所設，陽明之於公，何如哉？何如哉？夫粵東西事，有缺一指，畫棄前功者，上首功則已之謂也。有因一指，畫收千萬世績者，得其地，疆理其地之謂也。故予於是役，不以震驚徐方，周程伯爲公許，特以徹我疆土，召虎爲公德，使若當公之任者，惟公之爲。至今日，寧復有徭獞之梗，寧復有年復年兵行之

毒已乎。公之功著在一時，公之功垂及後日，惟公不以久近便不便二其心，是以能爲國家計長遠，圖其大。周書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公之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楊澄清通侯參閱

陳文端公奏疏

疏

陳以勤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謹始十事

此疏皆信者之格言謹論不可易也

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

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祖宗列聖九廟之所寄託後而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倘舉措云爲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証今條爲十事以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

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
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爲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
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
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
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
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
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

可勝言哉。臣竊以爲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爲帝爲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爲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遊逸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爲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

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爲樂，而惟以保位爲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

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國家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謫天之民，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爲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爲，而莫之懼。及大命旣去，悔何及。

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社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爲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

謹于始也。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倦。倦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于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棄典章。卒之國無藉焉。何以爲治。洪惟我太祖肇造鴻基。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爲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牽。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爲治。人民者。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爲養。官爵者。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聽治之暇。尤望恭取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爲今日守成之規。所謂率繇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爲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絕于萬里，寃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陛下重念民爲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聖東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也者乎。此愛民之心所當謹于始也。

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周王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絺。足履革舄。宋仁宗見

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富，而顧靳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脂，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感感然苦窮也。伏願陛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躬尚儉朴，爲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

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于始也。

權柄者神明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漢成委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

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見。伏願陛下深玩此意。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于淵衷。咨詢不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

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

之朝俊又在官而所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
平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
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
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
我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奸良若知良而不能
用知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陛下以此
爲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
子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
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

子多爲國荐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途開。羣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

後世君之于臣。大相隔遠。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羣臣。講論治道。至于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陛下篤體之謚。于退朝之暇。卽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

下之規所當謹于始也。

人君以聽言爲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今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事，伏願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

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忠臣杜口。漸漬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

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銳意更新。知皆優爲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謬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

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旱，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卽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惓，不勝感切惶懼之至。

披哀獻議少裨聖政疏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朝廷清肅，凡百執事，咸願竭智盡能，鯁鯁焉懼蹈于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神智，其爲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遭逢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內閣，臣得從諸臣後，竊見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

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卽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乎謹晝營夜度條爲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敕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 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勵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

臣竊觀近年以來。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躋級。必在苒歲時。迺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朞。卽驟陞者。然且謂爲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

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卽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卽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夤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始斥焉者。夫此一

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斷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于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于一隅。而不徧于天下。在州縣則惟行于舉貢。而不及于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州縣。不久于府。久于貢舉。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

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

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

久次不遷與獎賜久任非來自異

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會。則鬱鬱

不平之意生于中。其職且將懈弛而墮于事。如是而

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

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于循資推調之中。

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

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

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

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則。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陞郎中僉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卽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敕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

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旣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

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損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 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

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各檢墮失。寢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瑋。謂受賕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賕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欺蒙。不卽適發。卽

有敗露者，又以寬紆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

宋待士大夫，極有禮然。藝祖之制，凡贓吏必誅無赦。

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刑法以容奸，臣誠不

赦因初常于法外施刑，誠痛恨之也。

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願，非在于爲名也。其始也，以井市狙獮之行，冒膺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旣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若官致富。目爲雄傑矣。今欲禁賍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聖朝者。不知其幾。卽敗露禡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夤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爲而洩。國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亦須撫按得人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

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已
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
者仍依律問斷。卽撻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
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股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
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筆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
傳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
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
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翼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樂于盡職。追咤。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爲非。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聖裁。一廣用人。臣惟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蓋盡無哉。嘗考漢制。旣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

官又嘗下詔求跡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荐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膽畧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畧。鈐束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爽乃爾可見先朝之盛

陳文端公奏疏 作相 爲厚 重其議 論英

于。歛。歛。屠。酷。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
大。臣。爲。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
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
卽。不。幸。一。旦。有。事。輒。圍。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
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
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
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
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

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嘗怏怏。如鷹隼隄。不能忘飛揚奔驚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切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

皇明經世編

陳文端公奏疏

卷之十一

廣州人

壬

平露堂

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
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
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于
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
獎之其或繆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
數年則梟俊勅敵之士輻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
能爲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于科貢兩
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
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 嘗考民兵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
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
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
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
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迺曰無兵
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
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爲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
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鷲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

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置失宜。于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未必羅致。亦爲無益。臣以爲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敕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

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軍。以其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卽于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旣畢。卽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

不妨編派頭役。于官旣無所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萃于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廩粟。不取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于郡縣旣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卽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于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撫下兵備。

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爲幾軍。每軍以一大將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于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旣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勦威

土地甚多。歲有租銀。真保一鎮。各山口撤兵後。既有
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
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
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
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于
此。宣德成化間。常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
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
備倉糴穀賑濟。著令詳明所爲。愛憫元元。計安四海。

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濶而不
談百年以來末利太熾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汗
菜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
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
而爲盜蓋由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于此所關係
非細事也臣竊慮此以爲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
巡撫令查原設叅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
以宜卽于撫臣或本道帶管田等
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
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卽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

皇明經世編

陳文公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蓄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疇。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夫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未有農事舉而民不充衍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爲已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

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耳。及過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麤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于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于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畧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

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倉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敕吏部于大臣中。採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

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庠庠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于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于事體精密。可爲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